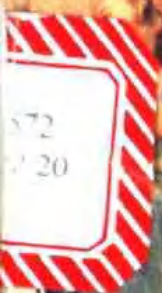


最新畅销言情书

(香港)岑凯伦

爱的 缘分

海天出版社



粤新登字 096 号

爱的缘份

作者:岑凯伦 责编:吴海天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顺德桂洲印刷厂印刷 广东顺德胶印厂封面印刷

开本:727×1092 1/32 印张:7 180千字

199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:1—30000册

ISBN7-86542-268-0/1.116 定价:(腹)3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以数千万元的身价为人“情妇”的于曼萍，从酒店大堂的小小接待，一夜之间成为了董事长仇德义的不记名夫人，于是占尽春光，更显姿色惹人。董事长对这个千娇百媚的小娇娘虽是宠爱有加，但因骄纵无度，日渐力亏气虚，难以满足她旺盛躁动的情欲。于是，一枝红杏出墙，她暗暗搭上了年轻的农艺师梁坚——一个已为人之父，有一个幸福美满小家庭的有妇之夫。

然而，一对野鸳鸯，聚散两依依，说是情而有憾，说是爱而无缘。

这就是虚伪的社会之中华丽衣装的~~人~~，他们奔忙于红尘之中，每当夜幕降临，~~他们~~的人性便被黑暗所吞噬……

雷雨过后，天空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。相互胶着的肉体随着激情的完结，给予曼萍功德圆满之后的失落。

梁坚裸着身体，找寻着刚刚褪下的衣裤。

化妆椅、床下都没有，梁坚于是掀开裹在曼萍身上的被单，在曼萍的左小腿下发现了它。

曼萍倚在枕边，观望着梁坚的每一个动作——宽阔肩膀，结实的肌肉，平扁的小腹，她一点也不后悔目前的这种情况，毕竟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人还能要求多少呢？

“拜托你一件事。”

穿上了白色的 EVD，梁坚就一边套上衬衫，一边对曼萍说：

“不要再擦香水，我太太很敏感。”

梁坚走近她——

“你猜每次我离开你，一回到家第一件事做什么？”

“做什么？”曼萍坐起身用枕头垫在背后。

“一头钻进浴室里，洗去你这儿所有的气味。”

曼萍听了笑起来——可怜的梁坚，为了幽会，一天要洗多少次澡？来一次，办完一次事，回到家还要洗一次，然而不这样，又怎能掩饰回家的籍口呢？

刚刚，明明曼萍就在他身边，梁坚还在电话里对他太太说：

“阿霞，待会儿我要到重庆南路买本书，可能要晚点回来。”

也不知道对方在话筒嘀咕些什么，只听梁坚不耐烦的说：

“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会超过九点的。”

挂断了电话，曼萍问他：

“太太不放心。”

“嗯。”梁坚转过头，眼睛直视着天花板。

“你那么怕她？”

“有一点。”

梁坚伸过手，紧紧地拥着曼萍。

然后曼萍将柔软的身子贴在梁坚滚烫的肌肤上，两上人暂时忘记了烦恼，跌入了一个甜甜腻腻的世界……

“这样我真的会死掉……”

高潮过后，梁坚喘着气这么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曼萍一边擦拭着梁坚的身体，一边亲吻着他。

“我怎么可能同时应付你们两个女人……”

“你可以做一个选择啊！”曼萍低语着。

“你知道我心里爱的是你，可是我又不能离开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她说，如果我变心，她就带着孩子死给我看。”

“你相信她的话？”

“她有点神经质，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。”

然后梁坚进浴室冲了个澡，出来就找寻着他的衣裤。

“我走了，我会打电话给你。”

找开门，梁坚潇洒的望着她。

“别忘了买本书回去。”

梁坚听了笑了笑，然后掩上了门，屋子里又是一室寂然。

“——你知道我心里爱的是你……”

收拾弄脏的毛巾，走进浴室，望着镜中的自己，曼萍不禁想起梁坚刚刚说的这句话。

爱我？——一个二十五岁的大男孩会爱一个年过三十的“老女人”？

虽然优越的生活，使得曼萍看起来仍是韵味十足，然而年龄毕竟是上帝给予女性最公平的礼物，起码十八九岁的少女，皮肤就自然光泽有弹性，而不像她，需要靠大量的化妆品才显得明艳动人。

但是曼萍还是有自信，梁坚会再来找她，不管他刚刚说应付不了两个女人的事，因为就在梁坚进浴室的那一会儿，曼萍偷偷的在梁坚裤后袋的皮夹里塞了四张五百元的大钞。

* * *

台北桃园机场……

曼萍颈间系着丝巾，一身茶色服装地出了她的座车，走进机场入境室的门口。

这一会儿并没有任何班机降落的播报，而是仇德义有他私人的专机，只要他一次缴一千八百美元的费用，他就可以租用一个八小时的降落位置，对于一个经常往来台北、香港，东京、印尼的企业巨子来说，这样免除了买票、候机的时间，的确是方便多了。

一看到曼萍，仇德义就牵动着嘴角，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。德义戴着深黑的墨镜，因为瘦，所以倒也看不出有五十岁的年纪。

“行李呢？”曼萍走近他。

“就这些。”德义提起手上的一个公事包。

好像还是昨天的事，那时曼萍二十三岁，刚从大学毕业就进了雷蒙饭店做柜台接待工作。

有一天一个男人走近柜台问她：

“于小姐，不知道你晚上有没有空？”

还来不及那个男人说下一句话，曼萍立刻就给他一个斩钉截铁的拒绝——

“对不起，我没空。”

男人走了，旁边的领班就对她说：

“于小姐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

“我管他是谁？”

“他是仇先生的秘书，仇先生是我们雷蒙的大股东。”

曼萍听后有几秒钟的出神，旋即继续整理着客房登记的卡片。

第二天秘书来了，她还是给他拒绝，就这样一个礼拜下来，曼萍拒绝了仇德义四次的邀约。

最后一在，仇德义亲自下来，他穿着白色真丝衬衣，浅灰的西装，这是第一次曼萍见到传说中的老板，也就是印尼富商仇德义——

“于小姐，五百万的数字对你可有吸引力？”

仇德义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不像在交她这个朋友，而是在谈一件买卖，只是这个买卖的数字太大，大得任何人都不得不注意。

曼萍垂下眼，隔了好久，她才抬起头望着他——

“你让我考虑考虑。”

“我只有一天的时间，明天我就要到纽约。”

从来没有失眠的她，那一夜失眠了——

十年前，她一个月六千块薪水，五百万不啻是天文数字、

但是以她的家庭背景和刚踏入社会的纯洁心灵，她怎能接受这种事？

辗转床榻，彻夜未眠，内心兴起了从未有过的挣扎与痛苦，最后曼萍做了这样的决定，就在仇德义登机前的一个小时，曼萍颤抖的对仇德义说：

“我答应你，可是不是在台北。”

仇德义听了微笑地握着她的手，对于一个拥有数万名员工，几十亿资金的男人来说，即使在情感的舞台上，他还是有他的权威存在，透过仇德义传过的体温，曼萍的畏惧及羞耻有了几分的麻醉——

“香港怎么样？”

“随便你，只要不是在台北。”

“好，你把你的身份证、户籍誊本、照片准备好，我请我秘书郭先生给你办手续。”

“还有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”曼萍红着眼眶。

“什么事。”

“I'm not a virgin girl(我不处女)，趁你还没有后悔前，我先告诉你。”

曼萍缩回手，转过身背对着他。

“I don't mind(我不在乎)。”

仇德义的这句话由身后响起，曼萍惊讶地望着他，泪水不由得染湿了睫毛。

“你在银行有没有户头？”仇德义问她。

曼萍摇摇头。

“赶快开一个，我们按照商场上的规矩，走以前半，到了香港，我再付你其余的，所有的钱都将划归行名下？”

“我陪你多久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一个月？”

“太久了，两个礼拜就够了，为了要跟你相处两个礼拜，这阵子我一定很忙，等我，我的小美人。”

钱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东西，当你没有钱，五千块都是好，但是当你有了五百万，你又恨不得再要五百万。

曼萍就是这样——一个情况。

到了香港，曼萍才发现，她这二十三年真是白活了。

她怎么能穿那么粗俗的服装上班，而她又怎能让她那双一万元的鞋子踩在没有地毯的泥灰地上呢？

五百万的现金，她在香港两个礼拜就花了其中的一半——

两件貂皮大衣，一件纯白的，一件浅棕的，花了她六十万。

钻戒、手镯、项链，仇德义送她的不算，她又买了一百多万。

还有 Dior 的洋装，Chenel No. 5 的香水，Dupont 的皮件及打火机，再加上各式各样的鞋子，天啊！她怎能再回头做她的小职员，她真的开始一天都不能离开仇德义了。

“为什么会选上我，我又不漂亮？”

第一天的晚上，曼萍就问仇德义。

“你的眼睛吸引着我，”仇德义贪婪地吸吮着她的全身——

“虽然你外表文静，但是从你的眼睛我看得出，你是个充满欲人。”

没有感情做基础的性爱，终会失去吸引力。头两天，

致勃勃，接下来的几天，反而是曼萍竭尽全力讨好

仇德义事先所预料的，最后仇德义就对她说：

“老实告诉你，在印尼我有一个太太，东京、香港、新加坡各有一个情人，我不可能娶你，但是如果你认为跟我还算愉快，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。”

一句话，说中了曼萍心里的愿望，于是曼萍成了仇德义台北的情人，条件是一栋房子，一辆轿车，外加每个月十万块的生活费，当然曼萍也得尽她的义务——不论任何理由，不得推辞仇德义的要求，而重要的一点是，仇德义可以有很多女人，但是曼萍只能有他这个男人——男人都是自私的，更何况以仇德义这样的身份地位，他怎能容忍与别的男人共享一个女人呢？

“住我那儿呢，还是雷蒙。”

穿过宽阔的柏油路，钻进停在机场停车广场的轿车里，曼萍就这么问他。

“雷蒙。”

既然仇德义是雷蒙的大股东，自然雷蒙长期留了个房间给他，房间有一个卧室，一个客厅，办公桌、冰箱、电视一应俱全，再加上清扫、洗衣、接电话都有专人侍候，住雷蒙自然比住曼萍那儿方便多了。

可是在去雷蒙之前，仇德义还是会先到曼萍那儿打个转，一方面他当然想享受一下曼萍的柔情，一方面他要让曼萍知道，他到底还是她台北这个家的男主人。

“这次准备待多久？”

“三天，银行开完会就走。”

仇德义有许多事业，但是达通银行才是他所有事业的根本，其余石油、木材、酒店都是由银行衍生出来的企业。

“每次来，都像蜻蜓点水似的。”

曼萍抱怨着，明明知道是假的，但是听在德义心里是蛮舒

服的。

曼萍的家在仁爱路华府大十一楼，六十坪的房子，客厅占一半，其余分为书房、工作间和卧室，有的色彩都采用她喜爱的杏黄、象牙白和深棕色。

放好了水产，曼萍就乘德义入浴的时刻，解开了衣服，全身赤裸的躺在床上——

跟德义在一起，实在说不上任何乐趣，但由于女性在性生活上，多半担任被动的角色，因此再不喜欢，闭上眼睛也就算了。

浴室的水声停了，德义干瘦的身体躺在曼萍的身旁——

“想不想我？”

“嗯。”曼萍点点头。

十万块难道只买单纯的肉体吗？这当然不是仇德义所要求的，无疑的，在事业上他是成功的，但是在女人方面，他也希望他是成功的，虽然他明知道他的长相和身材都不受女性喜爱，但是起码曼萍和其他三个女人让他觉得他是重要的，是受女性爱慕的一有的时候幻想也是件奢侈的东西呢！

德的双手在曼萍滑润的肌肤上移动，上了年纪的人做一切事都是这样不缓不急，当他脸庞靠近曼萍，曼萍立刻撇过头——

“不要……”

德义可以要求曼萍做任何事，惟有这一点，曼萍十年来都没有答应过他，第一次她说她不习惯，有几次德义趁她睡熟了，偷偷的吻她，曼萍真有一种被强奸的羞耻和恶心的感觉——

“相不相信一件事？”

有一回与建嘉聊天，曼萍对建嘉说：

“老头子到现在还没吻过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曼萍凝视着邱建嘉手中香大烟的星火轻轻地说：

“喘吹屑就象我灵魂，我可以出卖我的肉体，但是我不能出卖我的灵魂。”

看见曼萍拒绝，德义就说：

“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

曼萍不搭腔，德义就自顾自的说：

“十一月十四日，你第一次来香港与我相聚的日子。”

听到德义这么说，曼萍不得已将身子靠紧了他。

“我准备了一样礼物，但有一个条件——”

德义边说，边从床头柜他的皮夹里，拿出一个红纸包，包里是一个镶钻的瑞士金牌，价值可能也要台币三十万一

“让我吻你一下。”

倒不是因为那个礼物，而是曼萍知道，再不答应他，她可能会失去这份优越生活的凭籍，于是她闭上眼睛，避免想起她那不整齐而又污黄的牙齿，当然她更住呼吸，尽量不要吸进那含烟酒的恶臭。

那晓得德义并不轻易放过她，他一边吻，下体一边压在她身上，起先她顺从他，慢慢她实在忍不住，于是拼命的反抗，没想到她愈挣扎他越兴奋，最后她只感到满嘴、满脸、满身全是他的唾液……

奔到浴室，曼萍拼命的漱口，一瓶沙威隆，她几乎倒了一半在浴缸里，即使热水快烫破她的皮，她仍有肮脏的感觉，只因她的灵魂也感到了污蔑。

出来的时候，德义已经离开了卧室，化妆台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这么写着——

“我不再吻你，但是有一天你会求我吻你。”

· 泪水刹时沾湿了她的眼睫。

片场内酷热难当。

四五盏水银灯，将夜晚照亮的如同白昼。

慕容秋一件衬衫，一条牛仔裤，平底鞋，指挥着片场里的一切。

最后一个镜头拍完了，水银灯也熄了，慕容秋对大伙宣布说：

“收工了，记得明天上午五点在公司门口集合拍第三十五场外景的戏。”

· 等慕容秋拿着夹克抹脸上的汗走近曼萍曼萍就问她：

“为什么要那么？”

“明天拍海边的戏，五点集合到八斗斗争子可能都七点了。”

“拍戏挺辛苦的。”

“可不是。”曼萍越看慕容秋的这身打扮越像个男孩子——

“而且你也知道这部戏对我的重要性。”

慕容秋从场记干起，历经剧务、副导演，终于在三十岁的今天成了导演，这第一部戏关 着她今后别人请不请她导戏的关键，这压力，慕容秋不说曼萍也知道的。

“有事找我？”

出了这间租来的咖啡厅改装的摄棚，曼萍就问她。

“没有，只是好无聊，想找个人聊聊。”

“于是，就想到我这个无业游民？”

“嗯。”慕容秋笑了笑——“这个时间，除了你这个夜猫子，我还敢找谁？”

看看表，已经深夜两点了，离清晨集合的时间还有三小时，于是曼萍对她说：

“来我家坐坐吧！老头子这次带了几张好唱片给我。”

“他回来了？”

“嗯。昨天下午。”

突然一辆深蓝本茨停在她俩面前，一个美丽的脸孔出现在摇下的车窗内——

“慕容导演，要不要我送你一趟？”

“不必了，记得明天五点的通告。”

“你们四点半再打个电话。”

车子消失在夜晚寂静的街道后，慕容秋就说：

“认识她？罗蒂娜，我们这部戏的女主角。”

“在电影上见过。”

曼萍的车子停在路边，进发车子，慕容秋就问：

“你说的那个男人，到底是谁？”

“他不要我告诉别人，我想我也有义务为他保守这份秘密。”

“他一定很出名。”

“可能吧！”

发启动了引擎，车子就往曼萍就放着德义从美国带来的新唱片——

“昨天他气坏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让他吻了我，但是事后我的反应，严重的刺伤了他。”

喝了一口咖啡，曼萍继续说：

“他可以在两万名员工面前发号施令，这两万名员工里面，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大学毕业生，可怜的是，他花了十年的时间却不能征服一个女人的心。”

“你太残忍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曼萍面露痛苦之色——

“我试着去爱他，但是我不能，感情真的是没有办法勉强的……”

“其实你根本不能爱任何一个男人。”

突然慕容秋背对着曼萍，说这么一句曼萍听不懂的话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有一种女人，天生对男性有排斥心理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……”

“慕容秋，你越说我越糊涂了。”

“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”

慕容秋回过头，眼睛仿佛闪烁着灼人的火焰——

“我们两个都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女人啊——我们高贵，我们独立，我们不需要男人，我们根本不会爱任何男人……”

传说中，慕容秋是个同性恋者，曼萍始终不相信，她以为慕容秋对她好，就如同所有女性之间的纯友谊，就像今晚一点钟，慕容秋片场打个电话给她，告诉她两点到五点之间，她想要曼萍陪她一块打发，可是今晚，她对她的看法有了动摇……

现在是寂静无人的深夜，曼萍第一次觉得与慕容秋独处是一件危险的事——

错只错在曼萍把慕容秋当做一个知己，任何心理上的感觉，包括与德义在一起的事，她都毫不隐瞒的告诉她，难怪她会误会。

她以为曼萍和她一样，都囿于礼教的传统，不敢说出自己内心的话，天啊！曼萍怎么会爱与她一样的女人呢？她不爱德义，不爱梁坚，并不表示她不爱男人，只是她没有找到她爱的男人而已。

慕容秋一步步的近她，曼萍一步步往后退——

“慕容秋你要不要看最近我买的一幅画，我以为是齐白石的，结果没想到是个赝品。”

“曼萍，请你不要用一个轻松的话题，掩饰你内心的不安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所以你根本不必要……”

慕容秋一边说，一边解开了自己的衣服……

慕容秋这时像一头失去理智的野猫，张着它的爪牙，她一步步的往前进，曼萍一步步往后退，最后她退到墙角，慕容秋全身赤裸的抱住了她。

曼萍当然被她这种突然而来的举动吓坏了——

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！”

曼萍大叫着，慕容秋的身体由她挣扎的双手中往下滑，最后她抱住了曼萍的小腿哭泣着——

“你难道不了解我内心有多痛苦吗？我……”

趁着慕容秋的手劲弱了一点，曼萍抽出了慕容秋怀抱的双手跑出来，她奔到了工作间，然后把房门紧紧锁着，门外响着慕容秋的敲门声及叫喊声——

“曼萍，原谅我……原谅我……”

曼萍这个时候那敢开门，她吓得流着泪蜷缩在椅子上，直到门外敲门声停了，叫喊停了，她还是不敢开门，就这样，她疲倦的睡着了，直到第二天清洁女工的开门……

“小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女佣阿娇有每个门的锁匙，当她一看到曼萍坐在椅子上，就这么问她。

“几点了？”曼萍拖着发麻的脚站起身。

“七点二十分。”

曼萍打着哈欠，想起了昨晚就像一场恶梦，七点二十分，慕容秋可能已在八斗子海边忙着拍外景了——

“阿娇，我还想睡一下，没有紧急的事不要吵我。”

“中午在不在家吃饭？”

曼萍点点头，突然间电话铃声大作，曼萍每个房间都有分机，于是她走到卧房听——

“喂？”

“于小姐吗？我是宋乔，小宋，慕容秋的副务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慕容导演现在在医院。”

“什么？”曼萍的瞌睡虫全给小宋的这句话吓跑了。

“你知道，慕容导演睡前都要吃镇静剂，昨晚她多吃了几颗。”

“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还好发现得早，经过灌肠、洗胃，现在已经醒过来了。”

“告诉我她在那个医院，我马上过来看她。”

“中心诊所。”

把慕容秋自杀说成“误食过量镇静剂”，实在是慕容秋的不幸做一番善意的隐瞒，至于小宋为什么会通知曼萍当然是因为昨晚，大家都看到慕容秋是跟曼萍在一起，慕容秋有什么事想不开，多半与曼萍有关。

曼萍很快的披了件外套飞奔而出；在路途中，越想越气愤，为什么慕容秋要把良心的愧疚加在曼萍的身上，如果她真的死掉了怎么办？别人又会对她有多深的误解呢？

慕容秋实在太可怕了！

*

*

*

贫血的白色已经不再被医院采用。

慕容秋的病房，是一色系的浅绿。

看到曼萍一进屋，慕容秋就撇过了头。